

# 以跨时代同题共答，集聚新时代同理共情

## ——解译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创作密码

袁伟

### 观点提要

上海红色IP在青年一代焕发出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共情共鸣的巨大伟力，正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经典流传的精神密码。



左图和上图分别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同名舞剧电影剧照

新时代上海文化纪实，2024年必将是浓墨重彩的一个年份。

年初沪产电视剧《繁花》以海派影像“清明上河图”描摹上世纪90年代市民百态，所谓“根是海派文化，果是城市品格”。随着城市文化超级IP爆款出圈，我们对“《繁花》落幕之后还能看什么”充满期待。

当然，“上海出品”“上海原创”的韧劲持续在线，年中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担纲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并广受各界好评，生动地印证了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厚度、主题文艺创作艺术家的力度，以及这座“电影之城”的情感温度。

近年有幸见证、跟进参与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同名舞剧电影的选题策划、孵化创制与宣发推介，与有荣焉。复盘这张最具上海文化标识度的红色名片，首先表现为1958年王莘版剧情片、2018年同名舞剧、2024年舞剧电影等经典文本在跨媒介层面的“同题共答”：源是红色基因，流是经典焕新；更重要的，影片凝聚了从英烈事迹、银幕故事到舞台表演，乃至导演与观众层面达成的“同理共情”：回望革命峥嵘，赓续奋斗历程。

创作上的“同题共答”，极为直观地体现在我亲历的两次“脱口而出”中。

众所周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演至今六年演出逾600场，各地巡演一票难求，已属新时代中国舞剧史现象级作品。一方面红色电波历久而弥新，另一方面舞台高光如白驹过隙，相关工作形成了迫切的共识，那就是要充分用好这群倾情传播红色电波的舞者创造力量最饱满的黄金时段，通过电影镜头铭刻出最美好动人的影像精品。于是，在电影立项之初就发生了第一次“脱口而出”：“导演非郑大圣莫属！”

究其缘由也很朴素，从2000年的《王勃之死》、2008年的《廉吏于成龙》，到2017年的《村戏》，展示出郑大圣在剧场/影院、舞台/写意/电影/写实、形体表演/镜头性之间游刃有余的跨界创新，足以证明他是当前中国最杰出的电影诗行吟者。如何着眼于两部经典前作的肩膀之上，进一步融会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让上海出品的“电波”更具辨识度、辐射力，在似与不似之间再创影像美学高峰？这正是以郑大圣为代表的优秀中生代导演在“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行动中主动引领、认真解构的新时代答卷。

第二个“脱口而出”是关于作品的主题立意：创作甫初，工作团队已高度达成共识，这部舞剧电影是上海文艺工作者在奋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

践地行动中，献给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给上海解放75周年的一封红色情书！

从心理学意义上，“脱口而出”源于自我对话的缺失性补偿、自我完善的激励型实现。我们注意到，与上海比肩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如纽约和巴黎，都有城市独属气质的电影标识。《纽约我爱你》和《巴黎我爱你》，一个是12个故事，一个是18个故事，分别串联起当代都市不同空间的人文风情。长期以来，上海孜孜以求寻找具备电影诗气质的影像来讲述这座城市的情感、气质、精神与品格，直到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出现，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终于找到了！将这部作品置于城市主题的世界电影长廊加以比较，也独树一帜、毫不逊色。

这份青年共产党人用一片赤诚初心写给新中国、写给新上海的“红色情书”，经过66年的重读、重述与再经典化，足以具备以当下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进取精神与新时代品质，成功转译成上海文艺工作者写给英雄之城深情告白：追摹“长河无声奔去”“俱往矣”的线性发展历程，从中提炼“唯爱与信念永存”的“无时间性”，亦即信仰的永恒性。

解码电影在社会受众端的“同理共情”，其文本层面体现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现实主义心理独白。按照大圣最初的设想，前有王莘导

演版剧情电影的综合性表演，后有舞剧精品肢体表达，再到当前舞剧电影的新呈现，需要主创不断做减法，尝试拍一部无声片，所有故事情节通过肢体和表情来讲述。我们欣赏导演对上海早期电影默片美学传统的重返与致敬，亦可视为“上海电影学派”的创作实践，但从现场观影效果看，这部作品并非默片，其最显著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质恰恰在于“以有声诉无声，以无声胜有声”。

所谓“有声”，是因为片中确实存在对话交流，比如兰芬夫妻居虹口亚细亚里与邻居的日常寒暄，还有接近终场时兰芬几近崩溃的呜咽嘶哑，都具有明晰的语言表意功能；其次是自始至终贯穿的音乐，也不断强化着影片的情绪氛围。

作为观众，我更倾向于将其归为心理独白片。出于职业原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核心工作无法用语言明示，战士们只能用面部微表情、肢体语言与眼神进行无声交流。片中生死离别的抉择关头，李侠、兰芬彼此在胳膊上敲击的摩尔斯电码尤其令人动容。他们是“誓言无声”，作品是“大音希声”，这既符合角色的身份定位，也成功地规避了银幕对演员台词表演的挑战。

演员的心理独白还可见于片中多次出现的“蒙克天空”。表现主义绘画大师爱德华·蒙克的《呐喊》，呐喊的不

是人而是天空，因为画中人捂着耳朵。在舞剧电影中，血荐轩辕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情绪都隐现于色彩斑斓的天空上、密码急坠的乱雨中、焰火纷飞背景前。这是革命先辈书写在历史的天空上、书写在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忠诚誓言，也是新时代青年舞蹈家镌刻在城市东方天际线的奋进实景。

第二个关键词是间离效果。韩真、周莉亚联合执导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带有强烈的跨媒体探索个性，大量借鉴使用电影蒙太奇，被誉为“一部用蒙太奇手法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舞剧”，如裁缝店里的乱局和勘察，李侠、老裁缝与小裁缝的告别，兰芬和李侠重逢相识、相知到生离的场景。上述视觉蒙太奇桥段的运用，是对舞剧数字影像美学的拓展。而当舞剧电影再次回到影像媒介，大圣导演如何借鉴并超越韩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黄佐临先生已组织排演了布莱希特戏剧，推及后辈，大圣导演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对舞台“第四堵墙”的拆除、对电影“间离法”的创新实验，显见家学渊源与接续传承。摄影机引导观众的视线，从后台、侧幕看到演员上场，电影镜头多次从舞台反打到观众席，刻意制造“安全出口”指示牌之类的“穿帮镜头”，影片甚至还能看到摄影机、导轨和舞台走位地标。这是极

为出格的、极为出彩的电影调度。

美学创新永远在路上，“间离”是为了破除技巧与程式，《廉吏于成龙》成功打破戏剧舞台的“墙”，《永不消逝的电波》则进一步击穿电影的“墙”。我曾目睹王佳俊在练功房独舞后难以抽离伏地痛哭、全场集体泪崩的场景，彼时演员的角色代入无疑是真实而动人的。及至电影，观众被镜头有意区隔在演员与角色之间，更能深刻体会到李侠所承受巨大的痛苦与克制，绝非常人可以想见。我也曾和导演商榷，剧终如果考虑兰芬不从侧台登场，而是抱着新中国的宁馨儿从观众席逆光而来，也许更具反蒙太奇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青年行动力。影片不仅是一部青年红色读本，更是一份青年行动指南。故事以1937年延安与宝塔山的纪实影像开场，炮火中男女主人公相向而行，携手步入银幕，用生命搭建延安—上海空中交通线。大量近景和特写镜头呈现观众进入故事和角色的体验路径，引导观众循此一步步融入情节，从一人、两人，到百千人、千万人，从画外人变成剧中人，从历史的旁观者、学习者，成长为历史的参与者、新时代的践行者。

在小主语的到大主语的升格过程中，青年人的动词感、动作性加强了，青年人的主体性显影了。故事结尾处，李侠和兰芬的饰演者出现在新时代上海的重要文化地标，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进一步彰显上海青年文艺家的创作自信——将新时代史诗般的社会实践，艺术化地转化为史诗性的超级影片。

还要深深感佩上海歌舞团的青年舞者。他们在紧张的巡演中挤时间重新排练，在电影镜头、形体表演方面进行了高强度针对性训练。王佳俊和朱洁静双人舞，背景是蔷薇花渐次绽放，艺术张力完全超出了舞台；《渔光曲》舞蹈过后朱洁静独坐挥扇，背景是《流民图》，这是旧中国苦难民生的现实；兰芬手持着提箱躲在楼梯口向战友爱人无声告别的镜头，在我看来堪称影后级的镜头表演。

最后回到影片的海报。远看是两位英雄的剪影，近看是密密麻麻的密码图案。连续交错的点线之间，是千千万万共和国无名英雄以生命接续的无声告白：江山如你所愿，电波永不消逝。上海红色IP在青年一代焕发出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共情共鸣的巨大伟力，正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经典流传的精神密码。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教授）

### 看台

## 国风的“在皮”与“在骨”

### ——评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

熊之莺

首轮十六场演出全部售罄，加场开票不到一分钟便“秒光”。近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为近年演出市场的“国风热”缔造了新的票房景观。

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可在走进剧场前，难免使人心存疑虑。《清明上河图密码》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国风”“悬疑”“大IP”，每一条都精准地切中“流量密码”，却也加重了舞台创作的难度。其中又尤以“国风”为甚。这条“赛道”着实拥挤，也着实强手如林：既有《只此青绿》《杜甫》等诸多出圈之作在前，也有《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动辄投资上亿的同类型影视剧“竞争”，的确容易吃力不讨好。

“国风”的流行来自于青年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强烈认同。我们渴望涉过时间的长河，重拾先祖们遗留的瑰宝。感官上的“复古”是对此最直接的回应。《清明上河图密码》的创作者们显然熟谙目标观众群体的心理，舞台上的一切视听元素都以“复古”为圭臬。置景多用木制家具，又以竹帘分割舞台空间。除了作为全剧题眼的《清明上河图》外，《瑞鹤图》《墨兰图》等宋代传世名画也被直接用作幕布。人物所穿服饰从面料到纹样色彩都要贴近历史真实，连主角赵不尤常常拿在手中的一柄腰扇亦是尽力还原宋代的生活质感。剧组甚至用礼品鼓励观众着汉服前来看戏，希冀跃出舞台的界限，形成台上台下的对传统文化的共同推崇。

台上演员现场弹琴舞剑、泼墨挥毫、诗词应和，全方位满足观者想象中那个浪漫化的“古代中国”。不过，该剧选取的是原著中的“八字案”，并称“东水八子”的八位士人本就各有专长。因此，种种技艺展示并未流于舞台“奇观”的单纯堆砌，而是巧妙地嵌进了对应的人物塑造中。尤其是在原著中较为边缘的“墨子”江渡年和“琴子”乐致和，一执笔、一抱琴，立刻便在人物繁多的群戏场面中拥有了辨识度。而除开士人的雅兴外，《清明上河图》又是一幅描绘北宋世情的风俗画，故而导演安排花灯、傀儡戏、“二鬼相扑”等市井民俗作为换场时的衔接，也不显突兀。

然而即便在视听上处处追求“国风”，对话剧而言依旧是不够的。纵观近年来广受追捧的“国风”舞台作品，舞剧占绝对多数，间或有几部音乐剧，而话剧似乎没有什么成功案例。舞剧与音乐剧原本就重于展现演员的肢体和歌喉，可以凭此同影视剧拉开距离，提供独一无二的体验。而话剧即便将视听上的氛围感做到极致，也只是与影视剧更加相似，又如何能吸引观众花费高昂的成本走进剧场呢？《清明上河图密码》聘请国内一流的特效师，用多媒体呈现出原著里“梅船凭空消失”的奇景。但在实际观演过程中，这个场面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毕竟如今我们几乎能随时随地在荧幕上获得类似的视觉刺激。那么，吸引观众“一看再看”的内核是什么呢？

俗语有言，“美人在骨不在皮”，无奈“在皮”者多，“在骨”者罕有。所幸，《清明上河图密码》的创作者们并没有止步于国风的“在皮”，而是更进一步地追求“在骨”，将中国传统的戏曲美学与士人气节融入其中，铸成作品的根骨。

若是熟悉戏曲的观众，大约会发现剧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几乎都能清楚地划归到各类“脚色”中去。作为侦探的主角赵不尤与“东水八子”，都可以归在“生”这个行当之下。虽各人有所不同，倒仍可在小生、老生与武生的细分中一一对应。蛮横中带着憨态、总是指望赵不尤负责动脑子的武官顾震，则接近“武花脸”。身材魁梧、性格莽撞的女相扑手何赛娘则是“彩旦”。二者都有“丑”行的色彩，所以他们在剧中承担了最多的插科打诨工作，且偶有跳出剧中时代的表现。而八子中的郑敦虽也是一个颇具喜感的人物，但他始终是一个“生”，创作者们安插在他身上的笑料从未破坏其读书人的身份。而剩下的三位女性角色中，简贞与连观是娴静文雅的“闺门旦”，赵不尤的妹妹赵瓣儿则是活泼的“六旦”。

今日的眼光看，中国古典戏剧所遵循的“脚色制”固然有过于扁平的缺陷，但对于以情节为重、群戏较多的悬疑剧来说，恰好可以帮助观众迅速地建立起对人物的印象。且所谓“江湖十二脚色”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世界观，行当与程式实际亦是为人物划定了相应的社会行为规范。“闺门旦”履行矩步，方

能承担爱情戏而不至于显得轻薄，“六旦”心性娇憨故而可以“抛头露面”。剧中也正是连观与简贞同“东水八子”中的齐愈和章美有情，不过相处时依旧要垂帘避见。而赵瓣儿能跟随着赵不尤东奔西跑地查案子，毋需如她们一般顾忌当时的“男女大防”也不显奇怪。将脚色制运用在此处，正可以避免“国风剧”在塑造古人时常见的不伦不类之希望。

原著作者希望为张择端笔下的824个人物逐一赋予故事，野心极大。即便舞台剧的创作者们只从系列第一部中选取了“八字案”与“梅船案”，又大刀阔斧地删减人物、梳理线索，将体量裁剪到适合于舞台演出的大小，但还是要解决两个可能会影响观赏性的问题。一是情节曲折之下难免场景变换频繁，但若大量换景必然破坏舞台上的叙事节奏。二是原著作者意在写世情群像，对个体人物的塑造大多平铺直叙，并不适合舞台表现。

对此，舞台剧的创作者们仍是扣住“国风”来寻找解决办法。除了作为案发现场的客船是搭出的实景外，舞台几乎是空台，只有几张桌椅随着场景变化，与戏曲中的“一桌二椅”大类其趣。尤其下半场有一段赵不尤、顾震与赵瓣儿分头查案的情节，场景零落散碎。导演处理上便采取了与戏曲中“景随口出、场随人移”相似的时空观，节奏极为灵动流畅。

至于人物塑造，则抓住作为主要人物的赵不尤。原著中赵不尤确实有“跨过了光阴，溢出舞台，连接古今，激起观众阵阵欢呼”的理想，但作者是以“上帝视



《清明上河图密码》的舞美设计也在“国风”美学的探索上收获观众好评。图为设计稿（上）与舞台实际呈现（下）（演出方供图）

角”直接阐明他的心志。而舞台剧改动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创作出原著没有的“舞剑明志”这场重头戏，让八子中的“剑子”即繁向赵不尤请教剑招。这场戏写得极为精彩，既是教习又是回心，是即繁舍生取义前最后的犹疑与决绝，也是蛰伏市井的赵不尤在叩问己心；更是权势逼人、查案受阻后赵不尤回忆起与战友这最后一面，抱定“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天”之志的时刻。舞剑由此便不再是单纯向观众提供视觉景观，而成了士人气节的具身表现。也正是现场见证了赵不尤的体悟与转变，观众才能与人物达成共情，而饰演赵不尤的贺坪精到的舞台表现力又为此增色不少。因此，当全剧尾声，赵不尤跳出剧情、再次带领众人舞剑明志，历史中千年未绝的这股浩然正气仿佛跨过了光阴，溢出舞台，连接古今，激起观众阵阵欢呼。

这大约是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